

美国动态

(半月刊)

2019年7月16日 (第195期)

内部交流 仅供参考 请勿引用

上海市美国问题研究所



美学者：中美贸易战影响美国民众对中美关系的看法

民主党人和独立派对中美贸易战的担忧要甚于共和党人。贸易战也影响美国民众对中国以及中美关系的看法。

美智库：美国跨国公司的全球创新体系面临风险与机遇

美国跨国公司应该以研发全球化为契机，将新兴市场的人才与跨国公司的创新经验结合起来，而不是将新兴市场的人才排除在外。

中美关系

美学者评估习特大阪峰会给两国带来的成果

布鲁金斯学会网站7月1日登载该智库东亚政策研究中心研究员何瑞恩（Ryan Hass）撰写的文章，评估了习近平和特朗普在日本大阪举行的G-20峰会上的会晤为两国带来的成果。

对中国而言，主要成果包括：特朗普承诺不再向价值约3000亿美元的中国出口产品征税，以便为中美通过协商达成贸易协议创造机会；降低对华为的压力，特朗普表示允许美国公司向华为销售零部件；恢复贸易谈判，并不再为谈判设定期限；更好地对待中国留学生；在战略导向上，不同于其主要顾问的论调，特朗普称将与中国成为“战略伙伴”。

对美国而言，主要成果包括中国恢复购买美国农产品；特朗普努力促成贸易协定，以维持其“交易者”的形象；延续现有关税，维持对约2500亿美元中国出口商品征收25%关税的决定。

未来两国贸易谈判的主要看点包括：中国购买美国农产品的规模和种类；放宽对华为销售限制的细节，若美国继续严格控制对华为技术产品的销售，将削弱北京对于华盛顿进行政策调整的信心；影响两国贸易谈判的外部因素，如两国关系中其他领域的障碍。

美学者：美中两国是否能成为竞争性伙伴？

国家利益网站7月7日登载哈佛大学肯尼迪学院教授格雷厄姆·艾利森（Graham Allison）的文章称，中美两国是否能建立竞争性伙伴关系的关键在于是否能找到一种模式，使两国在竞争

的同时展开合作。

一方面，在经济生产和贸易、先进科技、发展军事力量、构建同盟和展示治理模式上，中美两国势必将成为竞争对手。但两国都深知，竞争是进步的重要驱动力，不仅带来利益还伴随风险。譬如，在经济领域的竞争既能推动创新、增进繁荣，也可能为掠夺性行为、垄断和敲诈勒索提供机会。

在军事领域的竞争基本上为零和博弈。中美两国都拥有可靠的二次打击核武库，这使两国中任何一方的核进攻都会导致共同毁灭。在科技领域，从先进计算、5G、人工智能到基因组学，竞争都推动了发明和创新。但由于科技还是经济增长和整体国内生产总值的重要驱动力，科技的发展也为军事实力的增长提供了资金和动力。在政治方面，两国都面临着来自国内的挑战，都希望找到治理本国社会的方法。

另一方面，在避免一般性战争特别是核战争、防止恐怖主义手段和动机扩散、保护全球生物圈、防治流行病和管理金融危机以避免大萧条等五个领域中，中美的合作和伙伴关系不仅关乎互惠互利，更关乎事关两国生存的重要利益。因此，对中美而言，激烈的竞争或许不可避免，但紧密的合作也是战略需要。创造一种将竞争和合作结合起来的大战略，需要中美的战略想象力跳出冷战战略的范式。

中美竞争给多边国际组织带来挑战

“世界报业辛迪加”网站7月8日登载牛津大学布拉瓦尼克政治学院创始院长恩盖尔·伍兹（Ngairé Woods）的文章称，中美之间的战略竞争对国际组织形成了重要挑战，损害了后者在促进国际合作中的作用。为了应对这种挑战，多边国际组织应将重

点放在促进合作以实现明确定义的目标上，而非试图建立基础广泛的新规则。

中美两国的战略竞争不仅关乎控制资源、获得市场和主导科技，还关乎控制游戏规则。中美之间的冲突正利用原始力量替代全球约定的规则。譬如，美国避开长期存在的贸易协议，而倾向于使用单边强加的措施。中国试图通过双边伙伴关系、援助和贸易等方式来开辟自己的经济和地缘战略范围。

就目前的中美竞争而言，一个重要的挑战是控制两国间的贸易冲突。但特朗普政府拒绝任命世贸组织上诉机构的法官，这破坏了世贸组织的纠纷解决机制。为了打破僵局，世贸组织需要创造性思维或一系列范围更狭窄的协议，才能重获活力。其他多边国际组织也需要重新考虑其战略。不管大国是否在竞争，世界仍迫切需要多边机制，以促进各国在气候变化、生物多样性、跨境基础设施建设和管控新技术等领域展开合作。国际组织不仅能为讨论全球性问题、共享信息以及达成共同解决办法提供论坛，还能以中立者的身份对此前达成的规则进行监督。

多边国际组织也需要改革其治理结构，让中美两国都有主人翁意识和影响力。为了遏制新的战略竞争，中美两国和世界其他国家应该效仿冷战时期，专注于狭义的、具体的协议，而不是试图制定具有广泛基础的新规则。世贸组织和世界银行等多边组织可以在促成此类协议方面发挥重要作用，但前提是其领导层进行大胆的创新，而且得到其主要成员国政府的支持。

美学者：中美贸易战影响美国民众对中美关系的看法

民主党人和独立派对中美贸易战的担忧要甚于共和党人。贸

易战也影响美国民众对中国以及中美关系的看法。

芝加哥全球事务委员会近日发布该智库民意和外交政策助理主任克雷格·卡夫拉（Craig Kafura）撰写的报告，分析了美国民众和意见领袖对中美贸易战的想法。报告发现：

第一，民众和意见领袖均对中美贸易战表示担忧。美国与中国的贸易纠纷影响了美国人对于中国的整体看法。2019年2月的盖洛普民调结果显示，41%的美国人对中国持积极态度，较2018年同期下降了12%。2019年IBD/TIPP民调结果显示，大多数美国人（52%）表示，对中国出口商品征税损害了美国经济，只有22%的人认为此举有利于美国经济的发展。2018年芝加哥全球事务委员会与得克萨斯大学共同开展的一项民调显示，80%的民主党人（79%的意见领袖和83%的民众）以及70%的独立派（73%的意见领袖和70%的民众）表示，他们非常或有些担忧与中国的贸易战会损害当地经济。相比之下，近半数（47%）共和党意见领袖和多数共和党民众（56%）对贸易战表示担忧，明显低于民主党人和独立派。

第二，贸易战并未被视为严重威胁。对于大多数意见领袖和民众而言，贸易战并未达到对美国造成严重威胁的程度。但民主党人是个例外：54%的民主党人认为贸易战是对美国的严重威胁。其他群体中仅少数人持有相同看法。针对中国是否是正发展为世界强国的民调结果与此类似。除多数共和党意见领袖（52%）认为中国正发展为世界强国外，其他群体中仅少数人持相同观点。

第三，不同群体均认同国际贸易带来的好处。在美国存在广泛共识：国际贸易有利于美国经济和消费者，并有助于创造就业。不同党派的多数民众和意见领袖都认同该观点。所有共和党意见领袖以及几乎所有民主党意见领袖和独立派意见领袖均认为国际贸易对消费者和美国经济带来积极影响。

第四，不同党派群体在是否应将贸易作为美国外交政策目标上存在分歧。大多数民主党人（56%）和意见领袖（54%）认为，推动国际贸易是美国外交政策的重要目标。仅少数独立派（49%的意见领袖和 43%的民众）和共和党人（38%的意见领袖和 37%的民众）持相同观点。对特朗普而言，减少美国贸易逆差是美国政策的主要目标。多数共和党人（53%）认同特朗普的观点，认为减少贸易逆差是美国外交政策非常重要的目标。34%的民主党人和 42%的独立派持相同观点。

第五，贸易冲突改变了美国人对于中美关系的看法。中美之间的贸易冲突可能正在影响美国人对于中美关系的看法。芝加哥全球事务委员会在 2019 年 2 月进行的一项民调显示，大多数美国人（63%）现在认为美国与中国主要是竞争对手，该比例较 2018 年 3 月的民调结果上升了 14%。只有 32%的民众表示，美中两国主要是合作伙伴，较 2018 年 3 月的民调结果下降了 18%。尽管美国人长期以来一直认为中国是“不公平”的贸易合作伙伴，但这是该智库的调查自 2006 年以来第一次发现这一趋势：所有党派群体的大多数人都认为美国与中国主要是竞争对手。

美国外交

美学者：特朗普操纵国际体系将侵蚀美国的合法性

“世界报业辛迪加”网站 7 月 3 日登载著名国际政治学专家、哈佛大学政府学院教授约瑟夫·奈（Joseph Nye）的文章称，特朗普操纵美国享有特权的国际体系的行为将刺激其他国家从美国的相互依存网络中抽身，并将对限制冲突和创造全球公共产品的国际组织带来损害。

特朗普被指责将经济全球化作为“武器”。制裁、关税和限制使用美元是特朗普政府外交政策的主要手段，而且他在使用上述手段时并未受到盟友、机构和规则的约束。出于安全原因限制某些技术和公司是一回事，但为了获得政治影响力而对商业供应链造成重大干扰是另外一回事。

即使其他国家在短期内无法脱离美国的相互依存网络，但从长期来看，他们脱离的意愿将逐步增强。同时，特朗普的举措也将削弱联合国、北约（NATO）和联合国原子能机构等国际组织的作用。特朗普的行事方式可能引发危机，并侵蚀美国最具价值的资产——合法性。现在还无法估量这种影响会持续多久，以及从长期来看美国会为此付出何种代价。

各国日益需要一个框架，以便在海洋和空间利用、应对气候变化和传染病等领域加强合作。从长期来看，美国操控自身在全球相互依存中的有利位置可能会给美国国家安全、繁荣和生活方式带来高昂的代价。

特朗普及其顾问对美国民众的外交政策期待存在误解

《华盛顿邮报》7月3日载文称，特朗普团队和美国外交政策意见领袖对美国民众在国际贸易、军事干预和移民等多个议题上的态度存在误解。

芝加哥全球事务委员会和得克萨斯大学于2018年8月至10月对588名线上外交政策意见领袖展开调查，并将其与该委员在2018年针对2046名美国成年人展开的一项民调结果进行对比，结果显示二者在诸多问题上存在偏差：

一是美国意见领袖认为大多数民众不支持美国参与国际事务，但调查显示，70%的民众认为美国应积极参与国际事务。二

是意见领袖预计只有半数民众认为贸易对美国经济是好事，但民调显示 82%的民众认为贸易对美国经济有利。三是意见领袖估计民众支持美国向外国派兵的平均水平是 37%，但调查显示 82%的民众至少在某种程度上支持美国在北约（NATO）赞同的情况下进行军事干预。四是 60%的共和党意见领袖和 44%的自由意见领袖认为民众希望驱逐非法移民，但调查显示只有 28%的民众希望驱逐非法移民。

意见领袖们错估民意的主要原因是他们往往根据“发声最大”的民众的意见进行判断。利益集团的游说和意见领袖们自身的偏见也是造成偏差的原因之一。

仅凭特朗普和金正恩无法解决朝美问题

布鲁金斯学会网站 7 月 8 日登载该智库韩国研究主任朴正铉（Jung H. Pak）的文章称，仅凭特朗普和金正恩无法解决朝美问题，这是因为：

首先，此次会面在很大意义上仍然是“特金秀”。特朗普和金正恩似乎都喜好重大的象征性举措、即兴表演和戏剧性。金正恩在外交场合迎合特朗普，意在彰显自己作为国际政治家的声誉，同时寻求美国放松制裁。而特朗普认为，朝鲜问题这个复杂的国家安全问题的解决以他和金正恩的个人关系为中心。

其次，依赖自上而下的方式可能阻碍工作层面的进展。尽管二人同意重启核对话，但两国的外交并未产生具体的成果。美国国务卿蓬佩奥称双方将于 7 月中旬重启对话，但双方连就“无核化”达成共同的定义都十分困难，更不用说就“无核化”制定路线图了。

最后，韩国总统文在寅发挥的作用有限。文在寅并未成功让

朝鲜和韩国展开讨论，因为金正恩无需韩国作为桥梁来接触特朗普，而文在寅也无法让美国取消针对朝鲜的制裁。金正恩最近和普京、习近平与特朗普的会面显示，他对改善朝韩关系并无兴趣。

美智库：美国如何在“灰色地带”作战

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CSIS）网站 7 月 8 日登载该中心国际安全项目主任凯瑟琳·希克斯（Kathleen Hicks）等撰写的报告称，美国的竞争对手使用虚假新闻、恐怖主义融资和准军事挑衅等“灰色地带”手段威胁美国的利益，并就美国如何应对“灰色地带”挑战提出如下建议：

第一，在情报能力上超过对手。以情报为基础，了解外国行为体的动机、心理、社会 and 地缘政治状况。建立互动反馈机制，以帮助政策制定者了解对手的最新状况。利用人工智能研究对手的模式，以推测对手的意图。第二，构建并整合美国的多维实力。对国内外公共和私营部门给予更多关注，以促进战略重点的多样化。加快决策进程，以便在发生危机之前或危机中获得关键优势。发出明确的外交政策信号，以促进对盟友的保证和对对手的威慑，同时推动对话以防止事态恶化。

第三，运用信息和叙事构建来服务治国方略。促进透明、真诚、自由价值和民主的叙事，并持续对美国的信息、机制和听众进行重新评估。通过公共外交来反制其他国家操纵媒体和削弱自由市场的努力。第四，将惩罚工具与第三方吸引结合起来。加强美国的盟友体系，并促使私营部门和公民社会的行为符合美国的利益。利用经济手段吸引美国的商业和潜在合作伙伴。第五，增强网络运作能力。为美国复杂的网络政策设立标准，并为进攻和防守行动设立行为准则，以避免决策的混乱。

美学者：特朗普任期进入第三阶段，博尔顿或将被边缘化

美国《大西洋月刊》网站近日登载布鲁金斯学会高级研究员托马斯·怀特（Thomas Wright）的文章称，在经历“约束时代”和“行动时代”之后，特朗普任期进入了第三个阶段——“计算时代”（the age of reckoning）。在这一阶段，特朗普选择当交易能手，博尔顿等“好战派”将被边缘化。

选择当交易能手

6月30日，美国国家安全顾问博尔顿被派往乌兰巴托，而总统特朗普则由国务卿蓬佩奥、代理白宫幕僚长马尔瓦尼、其女儿女婿等前往朝鲜会见金正恩，且他身边还出现了一位新的顾问——福克斯新闻的塔克·卡尔森（Tucker Carlson）。

特朗普的外交政策充满变数，但也遵循着一条清晰的叙事线。从6月20日（当天特朗普撤回了打击伊朗的决定）到访问韩朝非军事区这10天时间，是特朗普任期内最重要的一段时间，因为他被迫接受自己所作决定的后果和矛盾之处。在过去30年里，特朗普精心塑造了两种形象——交易能手和军国主义者。但上周末的情况表明，如果让特朗普二选一，他选择前者。

特朗普任期分三阶段

特朗普当选总统时，有一套根深蒂固的世界观——敌视联盟、怀疑自由贸易、支持威权强人，但对如何将之转化为政策知之甚少。他找了一些经验丰富的商人和前军官出任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要职。他们衡量成功的标准是自己阻止了什么，而不是促成了什么。这是特朗普任期的第一个阶段：约束时代（the age of constraint）。

但总统渐渐逐渐厌倦了“大人”的监督，意识到自己就是总统。这种意识在2017年7月17日达到巅峰，当时特朗普参加了一个跨部门会议，讨论伊朗核协议，会议重点是美国是否应重新

认定伊朗遵守协议。特朗普的团队给了他三个选择，没有一个涉及退出协议。特朗普愤怒了，他批准了重新认定伊朗守约，但承诺这将是最后一次。在接下来的几个月里，特朗普显然打算做出改变。他赶走了“成年轴心”，以那些把对总统的忠诚置于自己独立判断之上的人取代了蒂勒森、科恩和麦克马斯特，从而开启了他任期的第二阶段——行动时代。

现在，特朗普更加自由，可以按直觉行事，哪怕这些直觉与他手下官员的建议相冲突。对特朗普来说，“行动时代”激动人心，满足了他对总统一职的期望。但这个时代不可能永远持续下去，他的行动总是着眼于短期，且常常充满矛盾，没有最终目标或实现目标的策略。于是，“计算时代”终于在6月21日到来。当时特朗普下令对伊朗发动空袭，而后又改变了主意。此时，特朗普对伊政策的矛盾暴露无遗。特朗普想撕毁伊朗核协议，并对伊朗政权施加极限压力，同时他又希望避免将美国卷入中东的新冲突。

此类矛盾在其他地方也困扰着特朗普。在韩朝非军事区的会面证实，如果被迫要在无核化和与金正恩的良好关系之间做选择，特朗普将选择后者。在委内瑞拉问题上，他被告知让马杜罗下台将轻而易举，但事实并非如此。在升级干预与抽身退出之间，他选择了后者，责备了鹰派助手。在中国问题上，看起来特朗普必须在达成协议和制衡中国之间做出选择，他选择继续谈判，并撤回了禁止美国公司向华为提供技术的决定。

“博尔顿很难留下”

和之前的故事转折一样，特朗普现在发现其国家安全团队的想法与他的偏好不一致，变化将不可避免。蓬佩奥很可能幸存，他适应力很强；博尔顿则很难留下来。特朗普早就知道博尔顿比他更想要战争。在朝鲜问题上，他让博尔顿靠边站；在伊朗问题

上，他推翻了博尔顿的决定。

不管怎样，特朗普似乎决心在 2020 年展现自己交易能手的形象：对利用美国的盟友越来越强硬，并与美国的敌人讲和。这可能在政治上管用，可以使民主党措手不及，为他的第二个任期打下基础。在第二个任期内，他将跟随自己的直觉，直到得到想要的结果。特朗普在第一个任期内从未发射过的子弹（比如退出北约和世界贸易组织）可能重新上膛，75 年来由美国领导的国际秩序将回到特朗普的目标范围内。

美国政治/其他

特朗普的支持率上升至任期最高水平

《华盛顿邮报》和美国广播公司近期共同展开的一项最新民调显示，特朗普的支持率上升至任期最高水平，他在经济议题上的支持率最高。

该民调结果显示，47%的注册选民对特朗普在白宫的工作感到满意，比四月份的 42%上升了 5 个百分点；50%的选民对特朗普的表现感到不满。同时，44%的适龄选民表示认同特朗普作为总统的工作表现，而 53%的适龄选民不认同他的做法。

经济是唯一一个特朗普获得多数人支持的议题。51%的受访者表示赞同特朗普上任以来处理经济问题的方式，而 42%的受访者对此持反对意见。大多数受访者表示不赞成特朗普处理移民、医保、堕胎、气候变化、枪支暴力和外交政策的方式。49%的人不赞成特朗普处理税收的方式，而 42%的人对此表示赞同。此外，65%的受访者表示特朗普自上任以来一直以“非总统”的方式行事，只有 28%的人认为他的行为“恰当、得体”。

特朗普政府反贸易政策的种族根源

美国 VOX 新闻网 7 月 3 日载文称，特朗普的反贸易政策与其针对种族和移民的观点密不可分。文章摘要如下：

特朗普在贸易议题上讨好选民，是否与其针对移民和难民的争议性言论有关联？抑或其言论被包装成一个整合的信息，以迎合公众对自身在美国的地位以及美国在全球权力结构中的地位焦虑，而不是回应他们自身经济状况的担忧？这个问题不仅对于理解特朗普在 2016 年大选中的胜利及其是否会赢得 2020 年大选至关重要，对于理解其贸易政策也具有重要意义。

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研究主任马库斯·诺兰德对帮助特朗普在地方层面获得支持的因素进行了研究。他发现美国向保护主义的转向与这样一种观点有关，即认为美国的全球地位和白人在美国社会的地位均有所下降。

有大量证据表明，美国民众对待国际贸易的态度与对待国内少数族裔的态度息息相关。向保护主义观点的转变和对特朗普的偏好与家庭或国内的经济困境无关，而与人们认为美国国际地位和国内白人地位下降有关。另外，对全球化浪潮的消极反应集中来自于受教育水平较低或年龄较大的白人群体。多元化本身也强化了这些消极反应。地区种族多元化与 2012 年至 2016 年民众转向共和党候选人有关。

因此，特朗普政府的反贸易政策并不是单纯的贸易问题。进行政策调整并不能轻易解决开放的贸易政策带来的政治后果，以及美国社会潜在的焦虑和担忧。

强劲的美国经济是特朗普的“保护伞”

CNN 网站 7 月 5 日载文称，美国的经济繁荣是特朗普的“保

护伞”，但其支持率并没有因此明显上升。文章摘要如下：

尽管特朗普发动贸易战并威慑伊朗及朝鲜，但美国经济依然强劲，失业率保持在较低水平，经济扩张持续发展。特朗普将在 2020 大选主打经济牌，但经济牌是否真的能助他赢得连任呢？

经济学家们对美国的经济扩展是否具有可持续性心存疑虑，美国国债收益出现“倒挂”、城市房地产市场不景气、债券市场出现震荡以及与中国贸易战都可能导致市场出现恐慌。摩根大通首席执行官杰米·戴蒙 4 月份曾表示，经济扩张可能会持续数年。但中美经贸谈判冷却后，戴蒙表示贸易战可能成为影响经济增长的因素之一。

特朗普面临的问题在于其 2020 大选前景十分依赖经济，但其支持率并未因经济繁荣而明显上升。经济学家贾里德·伯恩斯坦表示，特朗普的减税政策在短期内帮助经济发展，但此举是对重要资源的误导。因此，民主党在 2020 年大选中的关键是证明减税其实并没有改善大多数人的生活。此外，若要成功连任，特朗普还需要解决地区经济失衡的问题。在 2016 年大选中，“铁锈带”受教育程度较低的白人对特朗普的胜利发挥了重要作用，这些选民在特朗普针对中国的贸易战中受到鼓舞还是损害，将成为特朗普能否成功连任的关键。

美智库：美国跨国公司的全球创新体系面临风险与机遇

美国跨国公司应该以研发全球化为契机，将新兴市场的人才与跨国公司的创新经验结合起来，而不是将新兴市场的人才排除在外。

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美国跨国公司几乎所有的研发（R&D）活动都是在美国国内进行的。但自上世纪 90 年代以来，美国跨国公司在海外开展的研发活动的数量增长了近四倍，其地理分布也从德国、英国、日本和法国等发达国家扩展至中国和印度等发展中国家，从而创造了一个覆盖全球的创新体系。该体系对于保持美国跨国公司的创新活力至关重要，但也面临着新的风险和机遇。

美国跨国公司的全球创新体系

美国跨国公司大幅提高在海外的研发投入。美国跨国公司的海外研发支出从 1997 年的 150 亿美元上升至 2015 年的 550 亿美元，增加了 2.5 倍之多。在某些行业中，海外研发的增幅更大。就专业、科学和技术服务业而言，跨国公司海外子公司的研发支出占跨国公司国内研发支出的比重从 1999 年的 10% 上升至 2015 年的 40%。

美国跨国公司海外研发的地理分布发生了明显变化。美国跨国公司的海外研发投入从英国、德国、日本、加拿大和法国等传统研发中心向中国、印度和以色列等非传统研发中心扩展。

美国跨国公司的跨境研发协作增加。美国专利和商标局（USPTO）的数据显示，在所有美国跨国公司获得的专利中，发明者来自两个以上国家的专利比例从 1980 年的 2% 跃升至 2014 年的 10%。这说明美国跨国公司在研发中更加倚重国际团队。

目前创新多集中在软件或信息与通讯技术（IT）硬件行业，这两个方面加强了研发的全球化：一是 IT 硬件和软件行业内存在的模块属性促进了创新努力在不同地域之间的分配；二是促进了 IT 革命所需的人力资源的流动。

研发全球化使美国跨国公司得以利用各个国家的创新优势。通过全球研发系统，美国跨国公司的创新投资能够利用各个国家

的相对优势，将发达经济体的技术经验与新兴市场的人才融合起来，确保全球人才资源得到最有效的利用，从而保持美国跨国公司的创新活力以及全球技术进步。

美国跨国公司全球创新体系面临的挑战

但是全球创新体系也面临一些挑战，这会限制研发全球化的积极作用。全球经济民族主义的兴起对研发全球化的发展带来了潜在风险。特朗普政府使用关税工具向企业发出了这样的信号，即美国政府不再支持商业活动的国际化。此举可能导致美国跨国公司减少海外研发活动，更糟糕的是，这可能削弱美国跨国公司国内研发实验室与其外国子公司的融合与协作。

随着跨国公司研发工作的重心从制造业转向服务业，数字化贸易服务成为全球消费的更大组成部分，全球服务贸易必须自由化，以促进创新的发展。全球限制国际数据流动的措施也为全球创新体系带来了潜在阻碍。技术工人的流动是全球创新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但美国国内反对移民的呼声日益高涨，这为该体系带来了风险。最后，鉴于中美两国在全球经济体系中扮演的重要角色，中美两国目前在经贸问题的摩擦也为全球创新体系带来了特殊挑战。

美国跨国公司全球创新体系面临的机遇

和全球化的其他方面一样，研发的全球化也引发了人们对于美国丧失竞争力和技术领先地位的担忧。但事实上，美国创新者继续以重要方式参与美国跨国公司的全球研发活动，认为美国创新能力有空心化的风险被夸大了。如果采取正确的政策抓住创新机遇，那么创新向全球其他地区和国家的扩展将为美国企业带来诸多机遇。

发展中国家受过高等教育的科学家和工程师的数量庞大，而且还在不断增加，这将有利于全球生产力的发展，对美国企业乃

至整个世界产生有利影响。因此，美国跨国公司应该以研发全球化为契机，将新兴市场的人才与跨国公司的创新经验结合起来，而不是将新兴市场的人才排除在外。

本刊所载文章的观点不代表本刊编辑部观点，仅供读者参考。

编辑部：上海市美国问题研究所

地址：上海市淮海中路622弄7号社联大楼201室

邮编：200020

电话：021-33665148

工作邮箱：bianjibu@sias.org.cn